



繆思風采

童年野釣瑣憶

● 呂昇陽*

一條活潑潑流經村外郊原的野溪，不過是台灣農業時代尋常的景觀，童年的我就曾手持一根釣竿，親身見證它的一段生態與風情。

小時候總是很羨慕鄰居的孩子，可以無拘無束的跑去野溪釣魚，可是父親卻一直嚴禁我去接近有水的地方，說什麼算命的說我命犯水殃。雖然未免迷信，然而他的擔心也不無道理，因為放任一個國小的孩童去荒野裡涉水垂釣，確實也有一些風險。所以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的釣魚大夢，都只能寄託在日本·矢口高雄的《天才小釣手》的漫畫中。然而，就在我升上小五的那年暑假，事情有了轉機。那一陣子，有一位我呼為「萬福叔」的鄰居也迷上了釣魚，經常帶著兩個和我一般大的兒子去野溪享受垂釣之樂，而當他知道我對釣魚的憧憬時，便爽快的答應攜我同行，並代我向父親說項。於是在萬福叔的幫助之下，我終於得以一償宿願。

不曉得那條野溪的名字，只知道它位於村南約十里遠的地方。記得那天上午才下過滂沱的大雨，所以當午後我們散列在一處臨著甘蔗田的岸邊開始垂釣時，天際依然堆著層雲，而滿漲的溪水則是土色混濁的。也許是老天特別恩賜新手的一次安排，在如此的水質裡鯰魚（俗稱土虱）最是活躍也最愛吃餌，不出多久的等待，我便領受到了生平第一次游魚上鉤，浮標條的下沉的無上快感。那鯰魚吃餌是極豪爽有個性的，不像其他老奸巨滑的大魚神秘兮兮欲吃又止，牠總是大口一咬，迨知上當後便惱怒的直往溪底的爛泥竄，而這份剛烈的風格，也給了初次釣魚的我莫大的震撼與鼓舞。

這第一次的野釣是豐收的，我的漁袋裡收有二十幾尾的鯰魚和零星的鯽魚、吳郭

* 呂昇陽，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魚。但說也奇怪，日後在這條溪裡垂釣，縱使遇見一樣的天候，卻再也不曾釣過這麼多的鯰魚了。

雖然我還眷戀著那一場「滄浪之水濁兮」的午後，但一般的釣客還是喜歡在天朗氣清的日子造訪野溪。正值一個這樣的好天氣，萬福叔又隔著籬笆向我招手：「陽仔！要不要去釣魚啊？」正在興頭上的我豈有不從之理，於是一個常常賦閒在家的大人便又領著三個童子，逍遙自在的結伴釣魚去了。在那一個活動範圍多半只限於村里中的童年，能夠藉著釣魚而遠離家園奔赴迢迢的荒野，是很有一種勇闖天涯的流浪意緒的。

在遼闊的天幕的呼喚下，大人這次決定要往更遠的下游別開一個生面，試試手氣。一行人在坑坑洞洞的碎石牛車路上努力的踩著腳踏車，顛簸的穿越了連綿的稻田、蕃薯田和蒼鬱的甘蔗園，愈行愈感覺到四下景物的漸轉荒涼。誰知就在這個當口，我腳踏車傳動的齒鏈竟脫落了，匆匆下車修理，弄了半天卻怎麼也無法將其扶正，眼看著他們兀自越騎越遠，越騎越遠，空留我在陌生僻遠的荒路上不知所措，竟至害怕的號啕大哭了起來。此時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也只得堅強的拭去淚水繼續修理腳踏車。經過一番折騰，終於天可見憐的把齒鏈歸位了，趕緊上車死命的踩著，等到追上同伴的時候，風兒早吹乾了童年的眼淚，徒留下滿手滿臉的污漬。

這次的長征似乎是騎出了邊界而來到了異鄉，途中遇一老農，在問訊時竟發現他操的口音與我等不類。溪畔行旅，日頭赤炎炎，萬福叔終於相中在一棵苦楝老樹下設竿。當此境，「滄浪之水清兮」，偶有游魚來戲岸邊的水草，只是狡獪不吃餌。當看得有趣時，不知從何處冒出一條水蛇凌波而來，霎時水草裡的魚群驚飆四散，只剩岸上的童心在這寧靜的午後撲通的跳著。怔忡的情緒還未完全平歇，卻有魚兒選在此刻上鉤了，當我揚起釣竿的瞬間，卻驚見被抽離水面的是一條兩尺長的東西。「啊！蛇！」惴惴之際，忙不迭的順勢將釣竿猛力的往身後斜拋出去。為了拾回那枝賴以逐夢的釣竿，我也只好鼓起勇氣躡手躡腳的上前審視。待定睛一瞧，哈！原來是一條大鱧魚。心情即刻由驚懼轉為狂喜，野生的黃鱧是極珍貴的，這下子回家可有得說嘴了。

在那個民生物資還是普遍貧乏的年代，一次豐收的野釣，也真的可以省去家裡的幾餐菜錢。小小的年紀對於可以為家裡的生計作出一份貢獻，很是覺得驕傲。然而最





能帶給我屬於童稚的快樂的，要首推那些自野溪一路相濡以沫而在來到我家之後卻還能活蹦亂跳的小魚了，因為我總是珍重的將其蓄養在老爸昔日為我以磚塊砌成的金魚池裏，這些小吳郭魚、小鯽魚雖然沒有金魚的鱗彩斑斕，但是浮萍之下偶然乍現的靈動身影，卻可以讓平素被限制活動範圍的我，觀想出幾多恣縱的野趣。

在幾次的江湖歷練之後，我已儼然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小釣手了。父親雖不好此道，卻也忍不住對我的野溪旅次感到好奇，藉故說要巡視一下兒子的野放之域，便主動的邀我同往野溪釣過了一次魚。

內行人都知道，魚兒最喜吃餌的時候，一般是在清晨與黃昏兩節，所以那天父子倆於晨雞初鳴時就已出發，只是經過一整個上午的垂釣成績卻不盡理想，看來若想要滿載而歸勢必得鏖戰到傍晚了。但教人措手不及的是，原本風和日麗的天氣卻在吃過母親準備的愛心便當後，突然風雨大作了起來。偏不巧的是早上出門時曉星萬般明晰，讓我們壓根兒沒想到須帶上雨具，然事已至此，也只宜速速收拾魚具打道回府才是上策。但可怪的是就在風雨越大的同時，魚兒像是著了魔似的猛吃起餌來，而且上鉤者又多是五指幅寬的大吳郭魚。這種情況就野釣而言是相當罕見可遇而不可求的，兼因溪魚的猛力是人工飼養的池魚所無法比擬的，所以若有幸遭逢大魚來朝，那種起竿、拉竿的勁兒真真是妙不可言，是故遂使得全身濕漉的我們硬是貪戀遷延了下來。然而意志力與興奮之情所生發的能量，到底也有燃燒殆盡的時候。雖然時序仲夏，卻也難敵風雨的欺凌，孱弱的我在風雨的暴瀉之下，漸漸感到微冷，終至失溫的打起哆嗦來。老爸於是堅定地下令收攤，唉！真捨不得放下這場難得的盛會。

後來，當我對野溪的一段流域更為熟悉之後，我和鄰居也曾刻意選在一連幾天的大雨初霽，沐浴著久違的陽光前往垂釣。而這時往往尚水淹阡陌，一片汪洋，只有路旁過膝的野草可以規範路徑，只有幾處高聳的竹筴瀟瀟可以指引方位。我們步步為營的涉水下竿，險則險矣，但往往在這樣非常的時刻會有非常的漁獲，其中最讓人覺得如夢似幻的，莫過於曾釣到一尾金色的大鯉魚；當牠翻身絕望的告別江面的霎那，美麗的鱗片在夕照下閃著輝光，不禁教人有著洞庭龍宮傳奇的聯想與不忍。

當然，好運也並不是每回都有，有時辛苦奔波甚至數度更換區域，還是等不到魚兒上鉤。那種殷殷期盼而浮標卻久久紋風不動的經驗，確實令人沮喪！而更使人哭笑



不得的是，有時魚兒既不吃餌，也不去戲玩蓮葉之東、西，卻來推擠磨蹭浮標，似是有心來戲弄釣者。還好，置身於大自然之中是永遠不愁找不到慰藉和趣味，荒野多姿，觸處皆有可觀可樂者。有時，我們蹲坐在竹蓓下垂釣，風動竹林，先是竹葉婆娑成音，繼則竹節相格，其聲嘎嘎然，虛空中透著古韻；有時，黃昏驟雨，「對此瀟瀟暮雨灑江天」，懵懵童心亦差可領略煙波浩淼的迷離壯闊。其實童心所感所蘊，皆能薰習成一顆種子，必能於日後因緣成熟之際萌發出一份自然審美的情操。

人生畢竟沒有永遠的賞心樂事，上了私立國中之後，課業的壓力使我焦頭爛額，幾乎忘了曾有釣魚這檔事。直到高中的某個暑假，已經長大的我曾獨自揹著釣竿再訪野溪，期待可以重溫兒時的舊夢，詫異的是不過相隔了四、五年的光景，原本水色明潤的野溪卻已翻成詭異的黯沉。徘徊溪畔，是不復有童年時代「水清木華，神虜洞達」的風緻了，曠野裡只剩下一種教人惆悵的達利（S.Dali）風。雖然那次還是有一些零星的漁獲，但回家後卻不敢煮食，因溪水分明已受到工業的污染。野溪已病，而且漸入膏肓，自此一別後，就再不忍去探訪它憔悴的身影。

今天，童年已遠，已在城市定居多年的我，每次回鄉下總愛在村裡四處走走，站在村南的路口往野溪的方向眺望，看到的盡是南科園區東西綿亙數十里的巨大廠房。聽兒時的釣友說，「為了蓋工廠，野溪早已填平。」唉！滄海桑田，那曾經一水如帶生氣盎然的野溪，而今只有夢裡相尋了。

